

# 張大千傳 (四)

——獨立斜陽更望誰

農曆五月，炎炎盛暑的季節，大千由台赴日。

這是民國四十八年的第二度旅日。嶺梅和妻子都在日本，五月九日，在異常炎熱的氣溫下，大千作〈瓊峰蕭散圖〉，祝嶺梅四十七歲生日。這件設色的三幅通景屏風，大千先以水墨畫成草稿，寬闊的江面，橫斜著三數帆影，重重疊疊的遠峰，近岸雜木叢生，真可以使人消暑生涼。左邊一屏，畫了兩位隱士，側面者盛年；正面的一位，長髯垂胸，想是嶺梅和大千自身的寫照。只是畫中的虬髯客，鬚髮皆白，與前所作偕子杰出遊圖的鬚髮盡墨大異其趣。不免使人猜測，莫非偕遊者，另有出世高人。不過，如果比較次年大千贈嶺梅的〈六十一歲自畫像〉和題款，就知道屏風上鬚髮俱白的老者，確是大千畫像，自

題：

「歲庚子元月寫寄嶺梅老弟，時年六十有一。鬚鬚皤然，垂垂老矣。大千爰，三巴之摩詰山園。」（圖一）

原稿中，二人身後畫一茅屋，但正式繪畫時，可能覺得與其寫隱居之處，不如野遊自在逍遙，因此取消了茅舍，



王家誠



圖一 張大千鬚髮俱白的〈六十一歲自畫像〉

使身後的景物，變得更加空闊。草稿和完成的通景屏風，均為嶺梅收入《梅雲堂藏大千畫》集中（註一）

大千在一幅《芍藥》圖上題：

「己亥夏孟東京客次，嶺梅伉儷邀予夫婦菖蒲（漏園字）看芍藥，漫為寫此。嶺梅視之，以為於物情有得否？大千爰。」（圖二）

這年夏天，大千僅繪贈嶺梅的花卉，如《秋海棠》、《杏花》、《芙蓉》等，達二十餘幅之多。他創作量之豐不只如此，為名廚陳建民所開「四川飯店」畫的巨幅《松林高士》通景屏風，更是名傳國際。

陳建民是位事業企圖心很大的川廚，創辦烹飪學校，經常在電視節目中表演廚藝，使他的生徒遍佈日本各地。日本外務省招待外賓，也常常請他主廚。他對大千這位鄉長和美食家，極為崇敬，凡大千在「四川飯店」宴客，一概由建民親自掌廚。

豐收與忙碌中，大千另一件賞心樂事是，集台中北溝中央和故宮博物院所藏歷代繪畫精華三百種，在日本影印出版，即將傳佈海內外，常以傳播中華文化為己志的大千，欣然撰寫《故宮名畫讀後記》（註二）

洋洋灑灑，文長二千五百餘言。

談到兩院影印傳播的宗旨：

「使鑒藏者得所賞，研習者得所宗，而泰西人士之欲探吾藝事之真者，亦得所津逮，是真闡揚國光，以美育為天下教者，其盛事也！」

欣喜之餘，他對歷代名蹟所遭的劫難嘆息也深，對大量國寶得以完整遷台，也就更覺得難能可貴：

「其後北都雖數傳警，書畫鼎彝復有巴蜀台澎之遷播，然神物所在，毫髮無損，若有神鬼為之護呵者，吁可異！」  
國畫學習過程中，寫生寫形之外，如何藉臨摹、鑒賞，一步一進入古人堂奧，是他另一個討論的課題：

「蓋必習之也周，覽之也博，濡之也



圖二 大千為高嶺梅畫東京菖蒲園芍藥

久。其度弘，其心公，其識精，其氣平，其解超，不惑乎前人之說，獨探乎斯事之微，犀燭鏡懸，庶幾其無所遁隱，非易事也。」

大千自信學畫過程，加上敦煌面壁，見博、思深，差足傲視古人，可惜病目之後。情況迥非往昔：

「惟比目病障，如墮雲霧中，鑒觀之事，惟有遇以神而不以目；望其氣而不泥其跡，暗中摹索，略得其概。」

接著以較長之篇幅，論述名畫的淵源，以為真本或係高手摹作；並就其所知，比較他館或私人藏本。例如：

「李贊華〈射騎圖〉（運筆神雋，非李龍眠所能企及，是五代人筆）」

「若丘文播〈文會圖〉（有唐人遺意，丘畫無第二件，然決為五代人筆，波士頓之閣立本〈校書圖〉與此同稿，然不及高簡也）」

他表示他這樣按朝代不厭其煩的論述，意在：

「蓋欲證前人所已明，而補其所未至。其精確而不疑者，得吾說而益著其精。其與時人小誤者，得吾說乃益見其真。」

他的結論是，處於兵連禍結的亂世，出版這樣巨冊，尤其特殊意義：

「而茲篇適於斯時出。意者斯世之人得以沐浴乎藝海，優遊乎畫苑，以化其

獷悍之氣，釋其驚怖之念，以美為教，庶幾斯世之躋於至美之域。」

△ △ △ △ △  
大千夫婦到香港，是農曆五、六月之交。

繼嫂楊浣青攜四歲外孫段聰聰專程由上海前來；自然像以前來港的子侄一般，銜命而來。

她表示只要大千同返大陸，保證享受最高待遇。香港是兩岸窗口，大千對這些話，不但耳熟能詳，連大陸上一些藝術家的情況和遭遇，也知之甚稔。他一面安撫她，但婉拒同返。並表示倘願隨他往巴西，願意終身奉養。浣青則以女兒尚在大陸，不便獨留海外為由。於陽曆八月七日，攜聰聰返回上海。

為周士心題畫，為嶺梅夫婦作畫，又是一番忙碌。

多少在港的大風堂弟子和同道，知道大千寓居青山瓊峰別業，紛紛前來拜訪請益。大千揮毫指授之餘，欣見嶺梅女兒高美慶也開始學畫，並當場畫了一枝秋菊請他改正。大千為她在畫上加添一枝菊花，順手題道：

「美慶姪從士心先生受業，才半年耳，已能窺其堂奧，信良師之善導，偶于案頭寫此，有秋風籬落之趣，喜為補綴一枝並識，己亥六月，大千居士。」

（註二）

同時專為美慶繪了四幅畫稿，為她闡述畫理。大風堂弟子無不羨慕。

周士心回憶文中，說大千在瓊峰別業，完成了《張大千畫法》第一部份。

這本書在台出版的平裝本稱《張大千畫》，據藝術圖書公司發行人何恭上說，是高嶺梅於民國四十六年出版的，並非四十八年秋才完成；另一說法是民國五十一年才正式出版。何恭上形容：

「以米色素紙印刷，以中國古書褶頁線裝式，並附極講究的錦緞盒包裝而成的八開大畫冊。內容中英文對照，圖片解說，彩色黑白精印，皆是上乘上選。」  
(註四)

至於這本書是否由大千獨自完成？高嶺梅在冊首〈記大千居士〉文中，只有很簡略的敘述：

「現在我將他平日所說關於繪畫的話紀錄下來，所畫的收集起來，編成一套有系統有價值的《張大千畫》問世。」

書的內容，以畫法為主，花卉、山水、翎毛、人物、動物、魚蟲，分門別類。以花卉系列為例，又詳分畫蘭、畫梅、寫竹……各類中又分工筆、沒骨、寫意等風格和技法上的差異。每個小單元中包括概說、局部及整體的示範，乃至設色、用筆、用水等重點解說。另一重要部份，則如嶺梅所說，各單元都編排多幅完成的作品，供讀者臨摹賞揣摩。

這些畫說、畫法，大千不僅平日教學或對客揮毫時常說明，有時也寫成文字，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的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中，就有〈張大千畫語錄〉、〈張大千談畫〉等篇章。推測本書之成，可能是收集大千教學示範、紀錄平日論畫，再配以嶺梅收藏豐富的大千各類繪畫，編輯而成。復趁大千每次過港的機會請他過目、修正並補充某些圖例圖解，所以恐非一朝一夕撰寫成的。

據周士心所記，大千的旅程似乎永無休止。陽曆八月九日，他又離港前往巴黎。

這次在巴黎停留並不很久，到國立現代美術館觀賞潘玉良以二十年雕刻、修正完成的〈張大千頭像〉。這座真頭大小的雕塑，上一年曾在多爾賽畫廊潘玉良作品中展出，隨即被國立現代美術館購藏，永久陳列。頭像神采奕奕，具有陽剛之美，大千看了頻頻點頭。

法國國家博物館，成立永久性「中國畫展覽」場，其中展出大千十二幅作品，揭幕典禮中，自然少不了他那身披長袍的身影。接著在郭有守的陪同下，馬不停蹄地遊覽瑞士、西德和馬德里等地。回到巴黎後，為有守作〈江妃出浴〉圖，題詩：

「朱闌過雨黃月生，綃衣初試五銖輕，猶憐翠珮紅妝句，不稱江妃出浴

情。」

民國五十五年，郭有守突然由中共人員「陪同」，由比利時前往大陸，大千遣子多方探訪，消息竟如石沉大海。二十年後，大千已是八十一歲老翁，重睹當年筆墨，復題：

「二十年前巴黎賦此，時與子杰同遊，今消息隔絕，徒托夢寐也。己未之七月二十九日八十一叟爰，雙溪摩耶精舍。」（註五）

△ △ △ △ △

回到八德園，秋已漸深，所植印度



圖三 張大千自寫放舟青溪的神仙般生活

粉蕉乍放，艷光照人，綠蔭滿窗，大千寫圖賦詩：

「綠滿山窗一角天，花開艷似濯波蓮，老夫久不書狂草，只要清陰壓畫眠。」

山園所植印度粉蕉新開，拈二十八字並寫圖記之。」（註六）

一陣狂風捲過，園中竹、樹搖擺舞動，亂成一片，驟雨隨之而降，剎時天昏地暗；那種景象連大千初罹眼疾時，感覺上也沒有這等恐怖。他拈筆急揮，捕捉頃刻間的變化，自題：

「山園驟雨，其狀若此，亟拈筆圖之。己亥秋日爰。」（註七）

〈槃河〉，枯木、奇石、青松、彎曲的溪流，推測是由靈池通向五亭湖的水渠。在淺絳色奇石襯托下，淡染華青的樹木，鬱鬱蒼蒼。

所題七律上半首，詠買地治園的過程，下半首則顯見大千安隱園中的心滿意足：

「……歲計全家收芋栗，生涯半世轉萍蓬，藤枝倚壁生芝菌，且閉柴門養蠶蟲。」（註八）

至於〈青溪艇子〉，屈曲溪流，近岸岩石聳立，石後大千自寫放舟溪中的身影，神態悠閒，彷彿世外仙人。詩也高雅：

「小艇瓜皮載夢安，無人不羨老夫閒，閒邊別有忙滋味，饒看南山失北山，己亥之秋，大千居士。」（圖三）

由暮春經夏至仲秋，長達半年多的時間，舟車勞頓，奔波在旅途之中，秋冬則閉門創作，可算是既充實又豐盛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經過秋冬二季的蟄居，埋首創作，飽享田園之樂，大千靜極思動。民國四十九年一年，仲春便離開八德園，忽東忽西，行蹤飄泊不定，連辛丑歲的農曆新年，也和郭有守在旅途中度過。

年後在園中的靜心創作，作品多半

為嶺梅所收藏：如前引〈六十二歲自畫像〉、〈倚枕圖〉、〈凝思圖〉、〈鬥草圖〉、〈烏猿圖〉等（註九）

大千遠在大陸時期，便養猿畫猿，到了海外更是如此。但從來沒有像圖中黑寶寶這樣受他寵愛，由題款可見一斑：

「此予星洲所得，養之摩詰山園二年矣。馴擾如小兒女，暇輒寫之，頗能狀其憨跳之態。庚子元月，爰翁。」

奇石旁，黑寶寶攀枝而上，兩隻烏溜溜圓眼、上彎的嘴巴，被臉邊的一圈白毛，襯托得十分傳神，彷彿有意在逗人嬉笑（圖四）。

這年春遊台灣中橫公路，是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邀請，陪同者



圖四 張大千筆下的長臂猿黑寶寶

有二位委員會人員和一位公路局專員。友人則有攝影大師郎靜山和監察院秘書長張日寒。

專機到達花蓮，立刻由公路局派專車接大千夫婦一行前往太魯閣。先前在飛機上鳥瞰中橫一帶風景，不亞於他在皋蘭上空看到的嘉陵江山水，和抗戰時所見的峨嵋全景。及至進入太魯閣國家公園，他多半下車步行，走走停停，以便細覽山光水色。他告訴退輔會的鄉友劉士濤：

「我遊遍了世界名勝，沒有到這裡以前，原認為歐洲瑞士的峽谷風景，是世界上最美的風景，可是瑞士的峽谷風景和這裡比較起來，就有小巫與大巫之別了！像我們這裡如此偉大而漫長的峽谷山川，瑞士峽谷就無法能望其項背了。」（註十）

原定一天遊覽的時間，無論如何滿足不了大千的遊興；只好與陪同人員約定三天後再到花蓮接他，與靜山、目寒二友繼續欣賞峽谷風光。

不久，他又到了巴黎。夏天與郭有守同遊瑞士的瓦浪湖，以一幅高一尺長四尺多的手卷〈瓦浪湖〉（註十一），作為此行的紀念。

郭有守收藏的《大千狂塗》冊有二冊：前曾引述過的「十二頁冊」，和「十四頁冊」。

兩冊共同特色，除少數幾幅外，都是半頁繪畫，半頁題識。而且並非作於同時。有的畫後數年才題，有的畫過數年郭有守才索求到手。

就風格而言，以水墨大寫意為主，某些畫更接近他後來的潑墨。除了創作的靈思和興趣的轉變，跟他的眼疾不耐精工細寫有絕對的關係。

「十四頁冊」中，純一色的是水墨山水畫；第四頁所畫就是這次與有守偕遊的〈瓦浪湖一角〉。起伏的山嶺，短瀑下的村舍樹木，湖濱的一雙小舟，看來和中國山水無異。

特別值得注意的頁五〈泛舟〉，大千自題：

「江頭一棹爾何人，相對無言跡亦陳，乞食投荒誰解得，乘桴浮海海揚塵。」

子杰頗以予稅居南美為不智也。庚子冬，爰。（圖五）

世亂飄泊，不居南美，又居何鄉？大千在第六頁〈山水〉中題：

「世已無桃源，扁舟空何往？不與世浮沉，肯隨波上下！」

在隱居無地，又不願隨波上下的兩難下，郭有守可能對大千提出歸鄉的建議。頁七〈山水〉題款中，深知故鄉情勢和現狀的大千，立刻給了郭有守一個

答案：

在遠崗近柳之間，一棟龐大的房屋，看來闕無人煙——大千以最簡單的筆法，勾勒出一個「家鄉」的輪廓。上題：

「瘦竹枯楊不是春，已無雞犬自無人，憑誰與說還鄉好？留取天荒不老身。」（圖六）

〈大千狂塗〉十四頁冊中，所展開的



圖五 〈泛舟〉題款中，大千首次透露有守不贊成他投荒南美。



圖六 大千所勾勒的家鄉荒涼景象

似是一連串默劇，劇中情節是否可為郭有守終於「回歸」，而大千於投荒異域二十餘年後，埋骨在外雙溪梅丘下的伏筆？

第十一頁的〈空山野寺〉，寫的也是家鄉，是大千給郭有守的一個問號。他題：

「瀑落空山野寺頽，青城歸夢接峨眉，十年故舊凋零盡，獨立斜陽更望誰？庚子十二月重觀，題似子杰教正。大弟爰同在巴黎。」

畫於「病目四年」——民國五十年的〈山林高士〉（頁十四），情境更為陰鬱。

幾近潑灑的大筆渲染，蓋天蓋地的墨黑一片，分不出山川景物，一位頭帶東坡帽的長髯高士，飄擺的白袍，看來恍若幽靈，在墨海中茫然行進：

「似此境界二客何由從耶？大千居士病目四年矣，真可謂瞑畫也，子杰豈能留之。」

這可能是大千給郭有守，另一個更深沉的問號。

#### 文註：

- 一、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一〇一、三。一說，青山瓊峰為嶺梅香港居處，本圖也是在港寫生巨作。
- 二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六頁二二。

三、《大成》期五九頁五一〈我與大千居士〉，周士心撰。

四、《張大千畫》後記，藝術圖書公司版。

五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二七。

六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四〇六。

七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二圖四二。

八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二圖四四。

九、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一九、三二。

十、《張大千先生紀念冊》頁三六七〈妙筆能當百萬師——敬悼張大千先生〉，劉士溱撰。

十一、《張大千先生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圖四〇。

#### 圖註：

一、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一九。

二、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五〇。

三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二圖五三。

四、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六八。

五、《張大千先生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圖三五

一五。

六、《張大千先生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圖三五



一七。